

課子隨筆

清心齋署

課子隨筆原序

日親正人。日聞正言。日習正事。斯可謂之賢矣乎。曰未也。然去不賢之途則日遠矣。聞善而不知慕。見惡而不知警。流俗漸靡。而不克振拔。斯即謂之不賢矣乎。曰未也。然去賢之途亦日遠矣。風俗之厚薄。不惟其鉅。其端恒起於一身一家。而其後遂若縑素之不相入。秦越之不相及。豈天之降才爾殊。亦習俗之移人使然也。博奕好飲酒。敗檢也。而慎者且以爲豪舉。恒舞酣歌。惑志也。而溺者且以爲任達。毀垣踰方。蔑禮縱欲。喪身亡家。爲之者不覺。而旁觀者惴惴焉。前車覆。後車續。雖親愛莫如之何也。周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又曰。驕淫矜佚。將由惡終。又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吾儀爲汴東小邑。長老所遺。頗具美質。猶憶兒時。遨嬉里巷。見夫士橫經籍。人秉耒耜。問所謂遊閒失業之人。無有也。家敦雍睦。戶習儉勤。所謂勃谿忿鬪。侈靡浮蕩之習。無有也。長者負劍辟咤。少者奉手隨行。一切睚眦傲惰之容。囂陵輕薄之狀。無有也。先清恪公。以八座還鄉。年齒名德。皆不後於井里。然遇宗黨族姻。必周之恩誼。貧交故友。必重之款曲。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

昆弟言友。過隴畝則話農桑。入膠庠則勉誦讀。此皆愚趨庭之頃所親見者也。乃自宦遊以來。至於終養。上下十餘年。而耳之所聞。與目之所見。覺月異而歲不同矣。庚申以後。居憂兀處。讀禮之暇。發函陳策。每於曩哲型家正俗之篇。三復致意。遇要言至論。則錄取之。朝夕諷詠。既念修能淺薄。言行不孚於鄉黨。欲稍稍發摠。以爲世道人心之助。無益不足取信。或適以供才俊之警警耳。今此之言。皆儒先成論。非由臆說。幸承先緒。門內有教家之責。吾之子姓。吾得而勸勵之規切之也。因哀集所有。都爲十卷。命曰課子隨筆。俾後之人。於蒙養之始。旣聞熟讀。或者於賢不賢之途徑。庶的然昭晰矣乎。詩不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閱是編也。古之所謂咨嗟歎美者。誠不知於今果何如。若夫大聲疾呼。危言激論。知必有環視身世。而恍然感於中。動於色者在也。時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七月既望。改過齋主人師載書。

課子隨筆鈔原序

輯古今格言者多矣。然率雜以世俗凡陋之說。閒附釋道家言。與夫一切謬悠放曠之論。皆取而錄之。名爲訓世良規。其實與世說新語諸陋書等耳。求其與聖人之道吻合而無疵者蓋鮮。茲得儀封張氏課子隨筆一書。其所採皆醇正親切。鞭辟著已。深有益於學者。蓋足與紫陽小學相表裏。非學之博而擇之精者。惡足與於此哉。因亟取其本書鈔之。刪其煩瑣鄙淺者。置諸案頭。時時展玩。既欲以自箴。又以示諸兒。使讀之以助教誨之不逮云。

右西墅逸民原序。按張又渠。名師載。儀封人。禮部尙書清恪公之次子。康熙丁酉鄉薦。以蔭授戶部員外郎。累官兵部侍郎。總督漕務河東總河。卒贈太子太保。諡愨敬。祀鄉賢。西墅逸民。姓夏氏。名錫疇。字用九。懷慶府河內縣人。西墅逸民。其別號也。又號陶隱氏。登乾隆癸卯科賢書。所著有讀易私鈔。讀易私說。讀史日鈔。強學錄。強識錄。自警編。天文圖說。地理圖說。皆未及鐫版。通光十一年。河內縣劉令厚滋。詳請入鄉賢。

原刻課子隨筆鈔序

易大畜之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禮曰。博聞強識。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蓋進德修業。未有不藉於聞之博識之多者。况弟子見識未明。德性未定。非飫聞古人嘉言懿行。則心志無主。而嗜欲攻取。皆得而奪之。故程子云。人之幼也。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奪也。是則父師之所當教者。莫急於此。子弟之所以涵養德性者。亦莫切於此。若今之爲父師者。吾惑焉。童子牛角入塾。便責以記誦之學。稍長。復令習舉業。子弟之才且賢者。流覽詞章。掇拾經史。苟博一科第。父師以爲如是足矣。及叩之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之道。茫乎未有聞。若姿質駑下者。更無足論。是以或流蕩而無節。或愚騃而無知。雖曰子弟之不才。亦父師之失教使然也。儀封張又渠先生。爲清恪公哲嗣。幼承家學。根柢盤深。壯而宦遊。閱歷益富。思所以緜其世澤者。爰採漢唐以迄我朝。凡昔人訓誡之言。有益於子弟之身心日用者。輯爲一書。名曰課子隨筆。而河內夏孝廉錫疇。手鈔全帙。復酌加增損之。壬辰秋。客舉以示余。余

夙有是志。而因循未暇搜輯。適觀是書。頓覺素願之獲償也。急取而讀之。反復提撕。其著於篇者。陳義不必高。而惕於心者。爲失不在大。昔朱柏廬治家格言。陳文恭謂其言質。愚知胥可通曉。其事邇。貴賤皆可遵行。是書旨趨。庶幾近之。原本編輯時代次序。不無參差。余爲訂正而授之梓。詳考所引作者履貫。標註於下。所不知者。闕以待補。書成。顏曰。課子隨筆鈔。蓋仍張夏二公之舊也。夫人莫不有子。即莫不欲其子之善。使盡如是書之所以課子者。以課其子。則擴充廣大。而德日修。行日敦。雖造聖賢之域無難。即不能而束身寡過。恂恂謹慤。處則爲端人。出則爲良士。其於

國家養育人才之意。庶有裨乎。若父師以是爲有妨科舉之學。而目爲迂談。或子弟以爲非我之所能行。而甘於暴棄。吾知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也。

道光十有二年。冬至月。蜀州楊國楨序。

昔朱子輯小學一書。以端蒙養。註釋家甚夥。惟

國朝儀封張孝先先生註集諸家善本而融會之。精切詳明。大有裨於後學。哲嗣又渠先生。又採昔人訓誡子弟之言。成課子隨筆一編。語多警策。亦足與小學相發明。河內夏孝廉有摘鈔之本。而蜀州楊中丞爲之標注。所引作者履貫。且次其時代。而授之梓。

先恭勤公治蜀時。獲見是書。桐受而讀之。珍若拱璧。思廣其傳。未果也。庚午春。同人集資購燬淫詞小說。議以餘資刊布是書。因原書尙有微涉瑣細者。僭爲刪節。而益以朱子童蒙須知。方正學幼儀雜箴。張楊園學規。陳文恭公所輯諸儒論小學。及紀慎齋敬義堂家訓。另爲一編。并付手民。以質同志。夫修道之謂教。教固天下之大公也。茲獨以課子名編。得毋疑其近於私乎。不知立達之願。由己及人。昔人以是課其子。我踵而行之。播之人人。亦皆踵而行之。將文教日廣。人材日多。公莫公於是。大莫大於是矣。且夫教有言教。有身教。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記曰。教學相長。課子即所以自課也。人必先自課。而後能課其子。是言教初不離乎身教也。則是編雖僅以課子名。而淑

身淑世之方。已略備矣。爰於授梓時。弁數言於簡首。至其校勘參訂。則黃濟川李虎峰兩中翰之力居多云。

同治十年。歲在辛未小春月。遼東後學徐桐謹序。

課子隨筆目錄

卷一

誠兄子嚴敦書

誠子書

訓子

顏氏家訓

戒子弟書

家戒

家訓

戒子孫

家訓

訓儉示康

訓言

戒子弟

馬援

諸葛亮

盧氏

顏之推

柳玘

柳開

范仲淹

邵雍

司馬光

司馬光

程子

范純仁

與長子受之

與子師可

代李和叔與兄子

鄭氏家範

誠子書

昨非菴日纂

戒族人書

示師言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客坐私祝

睦族善俗說

還鄉事略付宓

垂涕衷言

卷二

朱子

許衡

許衡

鄭文融

薛瑄

鄭瑄

羅倫

馬中錫

王守仁

王守仁

曹于汴

張岳

沈鯉

何氏家規

李文節公家訓

諭應尾應箕兩兒

九兒入學面語誠之

孝陸房訓辭

訓子言

彭氏家訓

示淳兒帖

家訓

付大兒茂蘭

亡前一日手書誠子

諭子十則

致友人書

卷三

何天倫

李廷機

楊繼盛

呂坤

呂坤

袁黃

彭端吾

顧憲成

高攀龍

周順昌

李應昇

呂維祺

賀逢聖

家訓

家訓紀要

宗約

宗範

孝行庸言

訓子俚言

示子

示兒輩

治家格言

卷四

訓子語

袁氏家訓

居家格言

日省錄

葉瞻山

金啟

金啟

金啟

李雍熙

吳粹升

魏際瑞

魏禧

朱用純

張履祥

失名

顧三英

顧天朗

顧天朗

萃古名言

示諸弟兩兒 書牀樂

務本齋格言選

庸行編 日齊示身兒

家訓 示身兒

示兒

卷五

與曾叔祖蒿菴翁

示大兒定徵

示三兒宸徵

崇明老人記

古今格言類編山

寄兄弟書

靜用堂家訓

趙民獻

黎士宏

馬世濟

牟允中

蔣伊

汪璣

陸隴其

陸隴其

陸隴其

陸隴其

席本楨

魏世儼

涂天相

家訓

孫奇遇

家訓

湯準

庭訓示愈高文山

林定徵

家範

失名

景氏家訓

景暹

教家編

梁顯祖

洗心齋纂古

閔子奇

卷六

亦政編

蔡衍錕

庚子秋帖示族中子弟

蔡世遠

壬子九月寄示長兒

蔡世遠

豐川家訓

王心敬

重刻日省堂書紳集

李繪先

家訓

方元亮

附錄

訓陸鷺二子

志學會約略

續編

童蒙須知

幼儀雜箴

學規

輯諸儒論小學

敬義堂家訓述錄

王遂初

湯斌

朱子

方孝孺

張履祥

陳宏謀

紀大奎

課子隨筆卷之一

儀封張又渠先生輯

後學遼東徐桐

河內夏用九先生鈔

晉江黃貽楫

保陽李如松參訂

誠兄子嚴敦書

馬

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後漢伏波將軍封新息侯建初三年謚忠成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誠子書

人各有所長而取法於人甯取以隨勸毋取豪俠

諸葛亮一生惟
謹慎得力於靜
也

官貧必廉富必
貧富之分於
貧富微之富不
可愧乎哉
晚近來人情於
子弟得官均望
其發財豈非異
事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季漢丞相錄尚書事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夫學
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
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訓子

盧氏唐崔元暉母

吾見姨兄辛元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
資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
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
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

顏氏家訓

顏之推字介琅琊臨沂人北齊中書舍人累遷黃門侍郎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
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

拳拳於愛先人
之遺體惜已身
之分氣則友于
之念自篤

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姊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二親既沒。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已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讐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晉迹蹈七也。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

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

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所焉。並汝曹所見也。勿爲妖妄。

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恠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茶音溼也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

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

學以求益乃反
以自損由不善
讀書之故使再
讀書十年而身
體力行驕於自
化矣

之如讐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性情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

戒子弟書

柳

玳京兆華原人唐柳仲郢子由書判拔萃累遷嶺南節度副使文德初拜御史大夫

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慢游。耽嗜麴蘖。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雖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門第高為衆人所屬目。稍一不慎，指摘叢加。非勤學勵行，而以謙謹自持，不可。

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第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知信。少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家戒

柳

開字仲塗。大名。人。宋開寶六年進士。累遷殿中侍御史。雍熙間為崇儀使。知甯邊軍。

皇考治家孝且嚴。且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取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噴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鮮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甯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家訓

范仲淹

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宋祥符八年進士。慶歷間召為樞密副使。尋參知政事。諡文正。

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

能仰體祖宗之心斯敬宗睦族之念油然而生

人以中材為多也然非善教所為功世人師所宜亟求爾

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並置義田宅云。

戒子孫

邵

雍字堯夫河南人自號安樂先生宋熙寧初除祕書省校書郎以疾辭元祐間謚康節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祀。或

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家訓

司馬光

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寶元進士。元祐初。拜尚書左僕射。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

家政統於一尊。所以維一家之秩序。

父母之非可幾諫。不可抗違。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孝之子。况未必是乎。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我固陋。吾不以爲病。應

之曰。孔子稱與其不孫也甯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爲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殺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殺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旣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殺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一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

田奢入儉難一
語真閱歷有得
之言蓋不特飲
食起居習慣自
久而待人接物
亦覺簡陋而有
汗顏故富貴之
家宜永守寒士
家風
儉以德稱可見
修德宜從儉始

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者。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鮪知其及禍。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訓言

程

子名頤字正叔河南人宋元祐初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學者稱伊川先生諡曰正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戒子弟

范純仁

字堯夫文正公子皇祐元年進士元祐間拜尚書右僕射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宣

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與長子受之

朱

子名熹字元晦新安人宋紹興十八年進士紹熙間召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諡曰文

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閒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

此躬自厚而簿責於人之鐵注

試問愛父母之子何以輕於己子當無詞以答

我陵人而人亦
陵我固自取辱
即人不敢較而
退有謗言亦自
取辱也言亦自
交友必取能言
吾過者乃於已
有益其諂諛者
不特其心不可
測而長吾驕矜
矣之氣受損已多

好文字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嘩。

凡事謙恭。不得尙氣陵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言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

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泊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與子師可

許

衡字仲平。河內人。元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贈司徒。加太傅。封魏國公。諡文正。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此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今殆十五年矣。尙未成誦。問其指意。亦不曉知。此吾所以深憂也。高凝

四書意義雖研
究終身猶未能
盡故之中有新
非溫何由知新

來聞汝肯自勉勵勝於前日我心甚喜未識其果然乎韓遵道今在此言論
意趣多出小學四書其註語或問與先正格言誦之甚熟至累數萬言猶未
竭此亦篤實自強故能爾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在虛聲牽制以
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且專讀孟子
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惰無恥之病也

代李和叔與兄子

許衡

叔書付兄子天敏吾先本名族自兵亂以來衰頹不振諸子且孱弱未見可
以繼復先人之舊者獨汝沈靜敏慧度越諸子我是以崎嶇宛轉求託於王
公文秉也既從學有稱於同輩至慰所望比年以親事隔遠不得躬親勸督
殊使人動心吾意汝之進學不類於前日耶則本質沈深遽變於歲月之頃
吾意汝之進學果類於前日也則行人絡繹了不聞勤苦之言因念家業陵
替使汝昏娶之禮不如宿昔之舊可歎也可愧也三數年來吾以目疾失明
凡曰交遊曰故舊莫不傷悼矜憫有不遠百里而慰問者昔者子夏聖門之

高弟。其失明。猶曰天乎天乎。况我淺薄之資。處憂患之餘。能無動於中乎。先人之業。欲墜未墜。望所以興復吾門者。惟汝耳。汝而肯學。則吾李氏之後。廢其餘輝矣。汝而不學。則吾李氏之後。爲工歟。爲商歟。爲牛童歟。爲馬卒歟。蓋有不忍論者。此吾所以重傷隔別之遠。而愈益失明之恨也。吾先代皆以宦業名世。原其所自。蓋積於勤學。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衆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之言。卒陷於自欺而後已也。吾衰且老。重以疾廢。平時所期於汝者。自是愈切。不知汝之處心。亦果如吾之處心乎。欲話所懷。竟未有便。庭除至近也。須扶引乃能出入。千里之遠。計會聚於何時。

鄭氏家範

鄭文融

字太和。浦江人。元史附鄭文嗣傳。著家範。子欽。從子鉉。孫濂。源。濤。泳。澳。湜。遞。有損益。

卑幼不得抵抗尊長。其有出言不遜。制行悖戾者。姑誨之。誨之不悛者。則重箠之。

人無不為子孫計者而君子之計者尤為子孫計其道有越尋常其德有入而首重種德其為子孫計者至矣以視聚財積產以貽子孫轉長其驕奢淫佚其得失為何如哉

子孫不得目視非禮之書。其涉謔浪淫褻之語者。見即焚之。妖幻符咒之屬並同。

子孫毋習吏胥。毋為僧道。毋狎屠豎。以壞亂心術。當時時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庶或有成。

子孫當以和待鄉曲。我甯容人。毋使人容我。切不可先操忽人之心。若累相陵逼。進進不已者。當以理直之。

或曰。既有子孫。當為子孫計。人之情也。余曰。君子豈不為子孫計。然其為子孫計。則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和睦。五也。為擇良師友。六也。為娶淑婦。七也。常存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為子孫計乎。循理而圖之。以有餘而遺之。則君子之為子孫計。豈不久利。而父子兩得哉。如孔子教伯魚以詩禮。漢儒教子一經。楊震之使人謂其後為清白吏子孫。鄧禹十子。人各授之一業。龐德公云。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皆善為子孫計者。又何慊焉。

按此段出宋倪思子孫計

誠子書

薛

瑄字德温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天順初拜禮部右侍郎入閣預機務贈尙書諡文清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飢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即煖衣飽食。終日嬉戲游蕩。與禽獸無別矣。聖人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祖父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

聖人以人祇言其
當然而其所以
然則有精微曲
折之詳非時曲
審察力盡其道
不可

晉文艱難險阻
備嘗乃為賢君
富貴子弟謂可
以政學欺人乎
自欺耳

日用人倫之閒。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於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私欲晏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為祖父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昨非菴日纂

鄭瑄 里居無考正統時庶僚死
土木之變明史附王佐傳

朱文公與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愚意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人望而即知爲劉氏子則衣冠雖樸陋其榮多矣

此雖細微之事亦微敬肆之分且見愛惜物力

立身行己增德惜福人人當盡不論門第而門第高者尤要

房太尉家無半爰。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妝。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孫雜處士大夫閒。望而知其爲劉氏也。前輩治家如此。

溫公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朝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誡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初夏。視晴明日。即設案向日。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至啓卷。必先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紙。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念之。

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卑卑。樂諂怒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燄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爲善教也。一朝得志。陵厲傲慢。能有極哉。善哉柳玘之誠子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知可畏而立身行己。增德惜福。得志則澤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家庭。鬼瞰之

而無隙。帝臨之而有常矣。於以綦昌綦熾何有哉。

戒族人書

羅

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丙戌殿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學者稱一峯先生諡文毅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別後想得安康。倫別無他囑。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有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方。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汗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燄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孫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南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懲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

齊家之道忍讓
二字盡之矣勉

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治國。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尙爭鬪。不肆強梁。不敗鄉里。不陵宗族。不擾官府。不尙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興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憫。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不可放起。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

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了。但中間有等無知子弟。與不才奴僕。弄出事來。則須治之以官耳。叔父須戒之。慎勿以吾言為迂也。

示師言

馬中錫字天祿故城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累遷左都御史

費繡衣去。寄汝衣服。舊吏陳林去。寄汝通鑑綱目。俱未審到否。汝遊學一年。課業無一字寄歸。恐近虛度。視唐人秋卷呈親者何如。文學已是末事。舉業又其末者。務此末學。尚不能持以悅親。本將如之何。俗學事口耳。不事身心。其所由來遠矣。以是語汝。必以為迂。然學者終身受用。恐在此而不在彼也。取晦菴小學時閱之。庶幾有得。或於學古入官。兩有所資。綱目一書。經筵勸講。則資治道。若徒以為記誦典故之資。則上蔡初見伊川。又已取玩物喪志之譏。吾兒審之。夫為學之道。有本有末。有後有先。願吾兒為有本之君子。不願吾兒為無行之文人。慎之勉之。吾言不再。又汝素安參養。氣習驕惰。接人之頃。坐易欠伸。立易跛倚。不知近來何似。須痛自以禮檢束。使飢膚筋骸。日

讀書期有益於
身心若徒事記
誦或賞詞章則
舍本逐末矣况
乎綱目有資治道

安於家養習於
驕恣謀盡宦家
子弟此世祿之
家所以有鮮克
由禮之譏之

益就固。則威儀自著。人必起敬。及凡語言。必要安詳暢達。於古人所謂修辭。所謂擇言者。一一究心。然後與人接談。不至囁嚅而懦。粗鄙而蠢。人亦惡得狎而侮之。此二事。修身切務。輒復言之。努力努力。焚膏繼晷。汝自知勉。不汝瀆也。

又

近時公卿之子。鮮有不敗家辱親者。蓋由安於家養。不知稼穡之艱難。習於驕恣。不遵禮義之軌度。故爾。至登科第。作美官。亦有愈肆放縱。卒致喪其名檢。隕其家聲。貽笑於世。反不如白身人。貧家子。猶有一節一行之可觀也。此時法禁嚴峻。入京應試時。須謹慎韜晦。不令人知為某人之子。甚善。凡衣服之華麗。飲食之豐腴。交遊之輕佻。言語之誇誕。皆足賈禍招尤。要當深警而痛絕之。以紓吾憂。不為吾累可也。聽之戒之。毋怠毋忽。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宏治己未進士。正德間擢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初贈新建侯。諡文成。

習俗移人賢者
雖不免偶有從
俗之處然讀書
既富義理充足
自不至爲俗所
困并可易俗之
功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者不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最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鈔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末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間。攜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

客坐私祝

此數語不特戒子弟并可拒淫朋有子弟者可書之於座右

人之不是我見之不是非明於責人而昧於責己也由利已責之心耳人能明

王守仁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睦族善俗說

曹于汴

字自梁安邑人萬曆壬辰進士授淮安推官以治行高第擢吏科給事中累遷左副都御史崇禎初召拜左都御史贈太保

昨張生以睦族善俗爲問。俱切問也。夫鄉黨與我。日相親近。家人尤爲骨肉至戚也。此何難於睦且善者。今之不睦於族。不善於俗者。特以見人不是。不見己不是耳。已有小善則德色。而人之厚恩。或掩於小眚。人有小失則切齒而已之大過。則飾以偏見。此之謂不平。我不平而人豈能平之。所以家鄉之間多成瞋恨。職此故也。昔有仕者。其兄落魄。日喧兢。周之數十金。仍不悛。彼

於知人亦明於
知已

乃咎其兄。里人亦咎其兄而直其弟。然予以爲非其兄之尤也。胡不以其富與兄共。而朝夕敬事之。如其兄猶不悛。乃始可直其弟耳。又有厚價以拓其產者。其鄰欲售之者。輒再倍其直。於是售之者若不及。而彼猶恐非其人之願也。則詳慰而後成易。然其鄰猶有與之爭鬪者。人皆咎其鄰而直其人。然予以爲非其鄰之尤也。胡不以其富周其鄰人。相聚相愛。如其鄰猶相忤。乃始可咎其鄰耳。由斯以推。施人者。雖厚必忘。施於人者。雖薄勿忘也。忤於人者。雖大勿校。忤人者。雖小必咎也。故主人勿咎盜。咎我之致盜。況其他乎。故曰。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聖賢不怨不尤。惟反已自修而已。故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和氣在宇宙間。無瞋恨也。不見不是在人也。

還鄉事略付宓

張

岳字維喬。惠安人。正德丙子。進士。擢主客郎中。累遷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惠。

一汝今方離吾側。接應人事之始。凡事須小心收斂。雖童僕下人。待之亦宜有禮。噉喝倨肆。俱損德器。切宜戒之。

一吾已移文各衙門。不令相見。有來請見者。先差人固辭。

一凡哨守巡捕巡司驛遞等官來迎送者。千戶縣佐以上。辭之勿見。餘官平揖相接。皆必衣巾。若行跪拜者。必避。其迎送人役。至交界遣回。

一舟次宜畏謹。舟行不可輒出船觀覽。日下山。則畢晚飯。毋得蕪燭。坐立俱勿當風。常於有障版處坐立。以防不虞。

一兩廣春月。江水驟漲。流出山谷中。穢惡食之。亦能傷人。凡江水須用綠豆澄過煮熟。方可食。茶湯生冷之物。俱宜酌量。

一入漳州境。即爲父母之邦。尤宜謙謹。若夫馬一時應付不前。須忍耐從容。催僱不可聽信下人。妄拏夫頭等役。使下人乘機作威。以招怨謗。

一至漳州謁梁岡公。同安謁次厓公。同安葉峒山大尹。萍鄉公同年也。素相厚。亦宜謁之。俱隅坐四拜。請納拜。若不從。拜畢致辭曰。反勞尊長。若峒山年高不便拜起。辭拜則聽命。凡泉中前輩。皆依此禮。

一汝自幼未嘗至泉。今雖還鄉。人情習尙。事事未諳。宜一切簡靜。毋泛交。毋多言。毋聞閒事。家事之外。一毫莫理。親朋拜望者。以禮接之。談及閒事。則敬辭云。有父母叔在。不敢聞命。

一城中屋宇窄小。家私不備。最宜耐冷安受。不可萌嫌惡之心。若有此心。輒轉生出百病。戒之戒之。

一宗族親戚在尊行者。人前稱呼。宜以行輩。如曰某房第幾伯叔兄。某處某親。不可呼字。以長傲慢。其自稱於祖父行曰小孫。父行曰小姪。兄行曰小弟。鄉先生前輩曰小生。其餘俱如常稱。

大約禮節要謙厚。言語要安詳。接人要款曲。深以膏梁之氣為戒。痛自洗刮。守吾家儒素寒儉之風。然後為人有進步也。

垂涕表言

沈

鯉

字仲化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授檢討萬歷間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秩滿加少保改文淵閣贈太師諡端文

吾家子弟二十年前。尚不能皆有衣冠。皆稱饒給。而近年來。乃人人有冠服榮身。有良田美宅。資財足用。出門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相識。可謂極盛。雖諸子能自運用。豈不亦祖宗積仁累善。餘慶所貽乎。顧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召。理尤不爽。故

膏梁之氣宦家子弟最所難免最宜切戒

盛難再而滿易傾本天運循貴之家子弟富

教驕奢淫佚以
速敗亡無怪日
即凌夷也

善享福者。不必更得隴望蜀。營營無厭。只宜效履薄臨深。兢兢自保。其尙須以手捫心。默自思念。吾昔茅茨。而今大厦。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吾自今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啓後人。即神佑可延。家聲不墜。斯以退爲進。以少致多之妙術也。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強之鬻。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蹤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窺利。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鰥寡。飲恨吞聲。道路里鄰。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自謂豪強。兀兀勞心。自矜謀略。夫豈知神鑒無爽。法網不疏。巷議在前。吏議隨後。惡名一漬。欲洗難除。衆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際。悖入者不免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甯居。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旣窘迫。尤累及妻孥。名已僂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卻。得乎失乎。利乎害乎。覆轍在途。殷鑒不遠。雖至愚人。知爲左計矣。獨奈何惡濕而居下。安危而利菑耶。吾懷此數年。久欲相告。祇緣昔忝仕途。竊意族衆

妄相忖度。必謂吾愛護功名。恐貽連累。故爲此激切議論。使自矜持。且將不信不從。徒以自嗟自歎。今年已七旬。更有何意。老來一得。豈是空談。惟骨肉關情。宗祏繫念。恐懼及於陷阱。因明示以周行。而苦口發藥。逆耳進規。有如此者。夫杞人即過計何妨。越人相坐視則忍矣。孟子曰。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知我者惟斯。過我者亦惟斯。

課子隨筆卷之二

儀封張又渠先生輯

後學遼東徐 桐

河內夏用九先生鈔

晉江黃貽楫

保陽李如松參訂

何氏家規

何

倫里居無考天性至孝居喪哀毀踰禮

孝親敬長之規

一今之人以能養為孝者何。蓋緣不顧父母而私妻子。倒行逆施者衆。彼善於此。故與之耳。殊不知孝之道。豈養之一事所能盡哉。要有深愛婉容。而承顏順志。尊敬謹畏。而惟命是從。稍有斯須欺慢違忤。或傷教敗禮。取辱貽憂。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藍田呂氏曰。孝莫大乎順親。司馬溫公曰。吾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一人家子弟。有父母兄長慈愛。又得教以詩書。授以生業。而能顯親揚名。以盡孝敬之道者。乃常分耳。烏足言。要在困苦艱難流離顛沛之際。竭力

養口體為養志
為養而養志為
難能養志則順
乎親矣

盡心。周全委曲。消患弭變。特立獨行。而不失其度者。方爲孝敬。

隆師親友之規

一凡家素清約。自奉宜薄。然待師友則不當薄也。切不可因己無成而不教子。又不可以家事匱乏而不從師。務要益加勉勵。則所聞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漸摩既久。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若爲利欲所蔽。違棄師友。則與不善人處。所聞所見。無非欺誣詐僞。汗漫邪淫之事。身日陷於刑戮。而亦不自知也。言之痛心。各宜自省。

一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始可日相親與。若乃邪僻卑汗。與夫柔佞不情。拍肩執袂。相誘爲非者。慎勿與之交接。

一學問之功。與賢於己者處。常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與不如己者處。常自以爲有餘。則日損。故取友不可以不謹也。惟謙虛者能得之。

待人接物之規

一凡與賓客及尊長卑幼。君子小人相接。儀節固有不同。咸不外乎敬而

交友固宜審擇
賢友然非在我
有爲賢友可取
之處而後賢友
不至拒我也

待人接物以敬
為主宰若加以
恕則尤善矣

已矣。若待尊長。必須言溫而貌恭。情親而意洽。尊長或不我愛。益加敬謹可也。待卑幼。又在自敬其身。苟能尊嚴正大。肅矩整規。則爲卑幼者。修飾畏慎之不暇。孰得而上犯之耶。一或瑣碎褻狎。便無忌憚矣。待君子之敬。根於心。百凡相見。往來交際之禮。俱宜從厚。其敬始申。稍薄則爲慢矣。待小人則不然。外若敬而內則疏。包容退讓。甯受虧一分。使之自滿自愧。於我亦無所損。若與之爭競較量。一旦棄絕。或發其陰私。斥其過惡。彼必終身懷忿。不至中傷而不止耳。此乃一生所驗之良方。以爲後人應世之藥石。

一凡客至。家長或宗子出迎。久不相見者。則拜。或留飯。家長宗子奉陪。如係子弟中之舊師友。新姻眷。只是此子弟同陪。其餘不必見也。留飯之意。旣得盡話。又得盡歡。且能盡敬。况路遙者。不使受餒而還。饌貴快便精潔。不貴多品。庶親近教益。常可往來。若一豐厚。後來難繼也。

鞠育教養之規

一古有胎教。凡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

母果無乳宜擇
性質純良貌端
好潔者為乳母

生子殺生最為
造孽造物以好
生為德多生一
人因而多戕若
干物命豈造物
之心哉

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此道也。今之婦人。烏得而知之。夫當豫與之言。

一凡產子。須是為母者自哺。不可委之乳母。吾嘗見人家用乳母者。雇直服食。稍不如願。反令其子寒暖失時。飢飽無節。或跌撲驚傷。隱蔽不言。致疾莫知所自。且乳母中端潔者寡。常生意外之虞。不可不謹。

一子女初生。三朝滿月。慎勿置酒張筵。多害生命。惟齋沐更衣。具酒果。抱子告於祠堂。其世俗催生送羹之禮。糜費無益。概宜謝絕。

一古禮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不以山川。亦不可與古先聖賢同名。但只名以理學之字。使之顧名思義可也。

讀書寫字之規

一欲知子弟讀書之成否。不必觀其氣質。亦不必觀其才華。先要觀其敬與不敬。則一生之事業。概可見矣。凡開蒙之後。能漸漸收斂。一惟師教之是從。親言之是聽。敬重經書。愛惜紙筆。潔淨几案。整肅身心。開卷如親對聖賢。熟讀精思。沈潛玩索。反來就自己身上體認。眠存夢繹。念念不忘。如

嬰兒之戀慈母。飢渴之慕飲食。無一刻之敢離。無一時之敢怠。但遇緊要辭語。留意佩服。即思此一句可以用在某處。我當謹守力行。此一句正中我之病根。我當即爲拔去。不使蔓延滋長。如此爲學。雖愚必明。縱不能盡忠於朝廷。亦可以盡孝於父母。縱不能建功業於天下。亦可以自善乎一身。若乃不莊不敬。鹵莽忽略。未學先能。未講先厭。或講讀之際。目視他所。手弄他物。心想他事。於書讀其前則汗其後。讀其後則毀其前。或自恃聰明。不肯用力。或專務外馳。不肯內究。如此爲學。白首無成。雖成必敗。居官則壞國家之事。處己則無保身之謀。所以古之聖賢教人。先在灑掃應對時著力。引誘提撕。惓惓以持敬爲本。

一讀書以百徧爲度。務要反覆熟嚼。方始味出。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融會貫通。然後爲得。如未精熟。再加百徧可也。仍要時時溫習。若工夫未到。先自背誦。含糊強記。總是認字不真。見理不透。徒敝精神。無益學問。

一學問之功。全在講貫。而講書之。要必須講後自己細看。著意研窮。潛思

熟讀須加以深思

寫字亦可見終
身福澤須端正
圓潤若枯澀偏
斜必無好結果

默究。逐句細繹。逐章理會。方纔得其旨趣。略有疑惑。卽爲質問。不可草草揭過。俟一本通貫後。仍聽先生摘其難者而挑問之。或不能答。卽又思之。思之不通。然後復講。真境一開。如得時雨之化。後來作文。隨意應用。信手發揮。自然成章。再無窒礙。若泛泛而講。泛泛而聽。原不留心佩記。徒費唇舌。不入肺腑。今日講過。明日忘之。此章未達。又講別章。今年未明。復待來歲。雖講至百年。誠何益也。

一凡寫字。務在莊重端楷。有骨格。有鋒鋌。有棱角。不得潦草歪斜。微眇軟弱。古人云。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矣。吾以爲用筆固在心正。又在手活。手活則筆勢奇妙。如走龍蛇。不則若膠柱鼓瑟。而別畫不開也。是以小兒初學字時。先要教其執筆圓活。如寫小字。只令手指運筆。而手腕不動也。若小時失教。大來難轉者。令學草書。庶幾可改。鈔書認字切真。則無魯魚亥豕之弊。既要快捷。又要不差。此乃日用常行第一急切之務。

出處進退之規

一人生天地間。智愚賢不肖。固有不齊。或出或處。或進或退。要當皆以古

出者其暫處者
其常今人不明
功成身退之義
而戀棧不舍致
晚節不終得毋
自誤耶其以官
為家者更不足
責矣

人爲鑑。斯無咎矣。昔伊尹傳說呂望孔明之處也。一耕於有莘之野。一傭於版築之間。一垂釣渭濱。一高臥南陽。此四公者。不出則寥寥無聞。一出則立業建功以安天下。向非天子夢卜。求而用之。終於農工漁隱之流而已。何嘗急急自出。抑何嘗以農工漁隱之事爲卑鄙而不爲也。今人知出而不知處。知進而不知退。凡讀書不遂。即鄙農工商賈之事而不屑爲。所以有濟世之才。而無資生之策者多矣。如張齊賢以布衣而條當世之務。藝祖留之以相太宗。范仲淹以秀才而懷天下之憂。君子稱之爲分內事。今初學之士。就欲妄事市覬干求。豈二公之儔耶。又留侯疏廣功成身退。知止知足。成萬世之美名。今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幾人。吾人能知此四事。於所行所止之間。審已量時。見幾而作。則庶幾免夫失身之患。

節義勤儉之規

一節義之人。乃天地正氣所鍾。光祖宗。榮親族。莫大乎是。後世但有男子仗義而窮。婦人守節而苦。不能自存者。豈可不爲之慮。而使之失所耶。合族俱當議處資給。以成其美。不得輕慢靳嗇。

懶則百骸忘而
百業墮矣男婦
均須痛戒懶字

一勤儉爲成家之本。男婦各有所司。男子要以治生爲急。於農商工賈之間。務執一業。精其器具。薄其利心。爲長久之計。逐日所用。亦宜節省。量入而出。以適其宜。慎勿侈靡驕奢。博奕飲酒。宴安懶惰。若人心一懶。百骸俱忘。日就荒淫。而萬事廢矣。婦人夙興夜寐。黽勉同心。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以供衣服。不事浮華。惟甘雅潔。凡有重務。兄弟妯娌。分任其勞。主婦日至廚房。料理檢點。但有童僕撒潑。五穀穢汗作踐。暴殄天物者。量加懲戒。至晚。扃鎖門戶。貯水徙薪。逐處照管。仍諭各房。不許烘焙衣物。內外謹嚴。俱無怠忽。其上下衣食。分給有等。男女多者。傳遞惟均。不得各分彼此。嫁娶資妝。亦從簡便。如此則衣食常盈。而先業不墜矣。

飲食服御之規

一飲食服御。乃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近來僭侈無節。風俗日漓。盜起民窮。多由於此。豈草茅之說。所能挽回。故歷采古先聖賢之言。爲此標準。吾人當佩服。以成恬澹樸雅之風。

一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鬩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

食飲服御均宜
力崇儉德即家
計豐裕亦守之
甯以有餘量力
施濟毋長奢侈
之習也

忘本也。

一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一朱子論理欲之辨。或問飲食之閒。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一君子慎言語。節飲食。二者養德養身之切要。

一有道之士。粗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

一司馬溫公曰。吾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矣。又曰。吾家待客。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一古人事親。有以酒肉養志者。有以菽水承歡者。均不失爲大孝。

一茅容待客。以草蔬。與之同飯。殺雞爲饌。以供母。客知之。起拜而稱賢。

一范文正公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惟好施予。晏平

仲敝車羸馬。而惠及三族。

一范益謙曰。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

一汪信民曰。人能敝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朱子曰。今人不能敝菜根。而至

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一柳公綽。凡遇饑歲。諸子皆蔬食。學業未成者。不聽食肉。弟見兄未嘗不束帶。夫人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觀。不乘金碧輿。只乘竹兜子。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所以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

一君子以禮義養心。則心廣體胖。若恣食肥甘。則神昏氣潰。婦女以布禦寒。則堅苦其志。以香熏羅綺。則淫蕩其心。

量度權衡之規

一人家之斗尺戥稱。皆所以量多少。度長短。稱物平施。而權輕重者也。此固外物也。其實繫乎人之一心。心正而公。則制之惟準。用之惟平。使貿易輸斂之間。兩無虧累。即爲天理矣。若以私刻存心。專圖私己。買人之物。則用小戥大稱。賣物與人。則用小稱大戥。或借人米穀。原以大斗量入。而以小斗償還。取息於人。則以小斗放出。以大斗收回。即此就爲人欲。殊不知輕重大小之閒。所增幾何。而所損大矣。蓋幽暗之中。鬼神在焉。人可欺而

諺有明中去而
暗中來之語是
明中來必暗中
去矣

積德爲興家之本
家如興旺尤宜修德以縣延

保身守家之法
八者爲綱其條
目於古今人格
言中求之

心不可欺。心可欺而天不可欺。吾人爲學。欲辨理欲而下克己工夫者。先從此處用力。最爲親切。

撐持門戶之規

一大丈夫尙欲勦力王室。而自家門戶。豈可不爲撐持。而忍坐視其敝乎。蓋人家之興者。豈得常興。而廢者亦豈常廢。興而不撐持。即廢矣。廢而能撐持。何患不興乎。興廢固由於天。而撐持之力。實在於人。人能知得此意。克勤克儉。凡有廢墜。一一修舉。或遇戶役世務之來。宗子總其大綱。支庶同力共濟。協力幫扶。以保宗祀。切不可推延畏縮。竊議旁觀。以致脣亡齒寒。委靡不振。而反取人欺笑。雖然。此其大略也。若夫光顯之。則在經與書矣。

保守身家之規

一保守身家之道無他焉。第一不可姦騙人家妻女。第二不可賭博宿娼。第三不可拖欠包攬謀領侵欺錢糧。第四不可鍊藥燒丹。攘竊騙誑。第五不可強橫健訟。鬪很逞凶。及扛幫教唆。生事害人。第六不可交接無藉之

徒。花哄游蕩。不務本等生理。及縱容尼姑賣婆於內室往來。第七不可傲人慢物。好勝誇能。逆理亂倫。驕奢淫泆。第八不可爲貪心所使。專行峻險之途。吾人能依得此誠。每日戰戰兢兢。循規蹈矩而行。則上不玷祖宗。辱父母。下不累妻子。害親鄰。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一家安樂。爲何如哉。

李文節公家訓

李廷機

字爾張號九我晉江人萬歷癸未進士殿試第二授編修累遷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贈少保諡文節

余平生不喫齋。每早鹽菜送粥。匪特脾胃清虛。費用省約。亦以省中饋。一餐之勞耳。午用葷一二味。晚用酒六七杯。酒但沽而不釀。留客不請客。客至以常飯待之。晨不葷。午不酒。不爲客變遷也。余久行此。客無怪焉。至子孫守而不失。但日無改於父之道可也。作人不要自足。作家須要知足。子孫自觀家運。勿謂清澹之後必貧。勿謂清澹之後必興。但兒曹眼前衣食僅給而止。子則付之子。孫則付之孫。蓋不必管。亦不能管。如看得破。則貪得無厭之念息矣。余觀中人衣食僅給。日周旋往來於親朋之間。以耗其財。至於貧乏。不免稱貸求借於人。君子憐之。俗人笑之。閒有力能自守。不襲時套。待親友情真。

情真而禮澹。乃待親友至當。不易之道。今人反相率爲僞。可嘆。置產以田爲根。本然亦不宜過。多以多則煩勞。適爲他人中飽。須自行經理爲妥。

而禮澹。君子信之。俗人怪之。余謂甯令人怪。毋令人笑。家有一簪一珥。一羅一絹。盡化爲田。弗謂好華麗而留之。凡處家惟米爲急。有田則錢糧亦急。家事給而國用供。自可以俯仰天人無愧。雖有分外事。吾不爲慮也。張憲武曰。後生不學。亦聞昌黎先生有此日足可惜之篇乎。余因爲十可惜之說以告之。古人貧不自給。有帶經而鋤者。有負薪拾黍而讀書者。今之人飽食暖衣。自暇自逸。一可惜也。古人不遠千里。負笈從師。今人有賢父兄教之而不從。或里巷有賢師友。不知親近。二可惜也。古人手自鈔寫。夜以繼日。常苦無師。今人有現成印本。藏之萬卷。堆案盈几。不知誦讀。三可惜也。古人三年誦一經。三十而五經皆畢。自少惟以讀書爲能。今當少壯。有書不讀。日月逝矣。四可惜也。古人聚螢映雪讀書。今人當簡編可卷舒之時。有燈火之可親。而游蕩無忌。博奕是娛。五可惜也。人之生。有不見日月者。有不聞雷霆者。今後生耳聰目明。又各稟智慧之質。不知讀書。則趨向之不知。禮義之不講。殆將與聾者瞽者等。六可惜也。人有身則有丁。有丁則有役。今後生或有賢父兄代其勞。或承閭閻之舊。無丁役之籍。而有書不讀。將與閭閻猷猷之人等。七可

惜也。人患無家世之舊。不聞詩禮之言。故或為農圃。或為工商。今人生於儒家。少襲箕裘之緒。而有書不讀。使祖父之業。至此而墜。八可惜也。人患藏修無所。今有上庠。有鄉校。可以從師。然巍冠博帶。務悅紛華。名曰士人。其實一經不通。一辭莫措。有玷於先聖先師。九可惜也。人有君臣父子之大倫。忠孝仁義之大節。今後生不學。習非勝是。則大倫大節俱掃地矣。揚雄曰。人而不學。雖無憂慮。如禽獸何。十可惜也。

諭應尾應箕兩兒

楊繼盛

字仲芳。別號叔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累遷兵部武選司員外郎。疏劾嚴嵩。逮詔獄死。隆慶初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

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為君子。後來多有變為小人底。若初時不先立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為。便為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爾。爾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爾。故我要爾第一先立起志氣來。

心為一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者邊底人。心裏若存底是人欲。

心之所之謂志。果能立志堅定。決不至為兩概人。

程子謂心如穀。種種壞決不生。嘉禾。

念願一起即自
審察乃不至有
惡事見諸實行

家中嫌隙往往
因此等小事而
生

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爾。如根
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我要爾休把心壞了。

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者是好念。是惡念。若
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
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無行。若是合天理。便
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爾。鬼神必加佑爾。否則天
地鬼神必不容爾。爾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若是做
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
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之志。惹人父賢子不肖之笑。

我若不在爾母是箇最正直不偏心底人。爾兩箇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
說爾母向那箇兒子。不向那箇兒子。向那箇媳婦。不向那箇媳婦。要著他
生一些兒氣。便是不孝。不但天誅爾。我在九泉之下。也擺布爾。

爾兩箇是同胞底弟兄。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
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面赤。應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底。看我

互讓則久和家
庭有雍睦之象

此雖細事實易
生嫌兄弟共桌
妯娌共桌嫌隙
少生矣第五條之
此即第五條之
意防其相尤成
訟而求問官調
停

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爾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底。敬纔是。若爾哥計較爾些兒。爾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爾便央及爾哥相好底朋友勸他。不可他惱了。爾就不讓他。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宦家女。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爾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爾媳婦。敬嫂嫂如親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底。爾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箇。是一樣底。兄弟兩箇。也是一樣底。每喫飯。爾兩箇同爾母一處喫。兩箇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

爾兩箇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衆親戚講和。切記不可告之於官。要是
一人先告。後告者把者手卷送之於官。先告者即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
央及爾兩箇好歹與我長些志氣。再豫告問官老先生。若見此卷。幸憐我
苦情。教我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我九泉之下。必有銜結之報。
爾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好。歹底人。雖在我身上冷淡。卻不干他

能讓便宜自能
陸族

能識破合爾好
是不好底意思
可以處澆漓之
世矣

此論語思齊內
自省之意

事。俗語云。好時是他人。惡時是家人。爾兩箇要敬他。讓他。祖產分有未均處。他若是愛便宜。也讓他罷。切記休要爭競。

爾兩箇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爾。或請爾喫飯。或誘爾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爾。或以美色誘爾。一入他圈套。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爾成不底人。若是冇者樣人哄爾。便想我底話來。識破他合爾好是不好底意思。便遠了。他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底人。爾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爾自然成箇好人。不入下流也。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底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思量我將來必要與他一般。見一箇不好底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一以防其談是非。致一家不和。一以防其爲姦盜之媒也。只照依我行便是。院牆要極

此居家要法

四頃田地足敷
一家溫飽食多
適以致累

此條一字一金
與人相處若照
此行之無不可
相處之人矣

高。上面必以棘鍼緣底周密。少有缺壞。務要追究來歷。如夏間霖雨。院牆倒塌。必即時修起。如雨天不便。亦即時加上寨籬。不可遲延日月。庶止姦盜之原。酒肉麪果油鹽醬菜。必總收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一倉房。當家之人。掌其鎖鑰。家人不得偷盜。衣服要樸素。房屋休高大。飲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倣。住好房屋。便要蓋。使好家活。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若用度稍有不足。便算計可費多少。即賣田產補完。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日行利。累底債深。窮底便快。戒之戒之。

田地四頃有餘。穀爾兩箇種了。不可貪心。見好田土又買。蓋地多則門必高。糧差必多。恐至負累。受縣官之氣也。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路。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甯讓人。勿使人讓我。甯容人。勿使人容我。甯喫人虧。勿使人喫我之虧。甯受人氣。勿使人受我之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讎於我。則即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爾說某人感爾之恩。則云他有恩。

詩禮之家一鄉
表率安可隨俗
苟且

姊妹亦是同胞
不可因其已嫁
而視同外人須
知休戚相關而
有無與共

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爾說某人惱爾。謗爾。則云彼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者聞之。其怨即解。人之勝似爾。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爾。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我家係詩禮士夫之家。冠昏喪祭。必照家禮行。爾若不知。當問之於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

爾姊是爾同胞底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爾兩箇要老實供給照顧他。爾娘要與他東西。爾兩箇休要違阻。若是有些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爾娘生氣。又爲不友。又爲不孝。記之記之。

覆奏本已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鐙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之道。盡在是矣。拏去爾娘看後。做一箇布袋裝盛。放在我靈前棹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把者手卷從頭至尾念一遍。合家聽著。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九兒入學面語誠之

呂 坤字叔簡甯陵人萬歷甲戌進士累遷
刑部左侍郎天啓初贈刑部尙書

常言道三箇性兒不要惹他。曰太監性兒。閨女性兒。秀才性兒。太監吾無論已。閨女慣於慈母。養其多淚常鬻之態。以自喪其身於舅姑夫子之家。嬌癡取敗。吾亦無論已。惟是秀才修格致誠正之身。任天下國家之重。上天下地。填一我爲三才。往古來今。貫千聖爲一脈。處則使四海望其大行。出則使萬物各得分願。而使人比性氣於太監閨女之流。畏之讓之。榮乎辱乎。吾深爲秀才悲焉。而今一領藍衫上身。便白眼大心雄。胸高氣麤。可憐可憐。宋儒有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碁。古今多大事業。等於鴻毛。乃今若箇前程。作此態度。由君子觀之。愧汗透重裘矣。夫傲爲凶德。狂是小人。象至不仁。總說箇傲象。丹朱不肖。一身罪過。總說箇丹朱傲。舜蹠人品天淵。只分聖狂兩字。風之大者曰狂。而今把者箇模樣。作了清高曠達。互相崇高。不幾於喪心迷性乎。爾看千聖萬賢立身。只說箇敬而無失。敬而有禮。孔孟是兩箇好秀才。孔子恂恂如也。似不能言。孟子橫逆三加。只恁仁禮。狂乎傲乎。性兒只學孔孟。便是我們秀才家樣子。更有喫緊話說。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八

秀才而狂而傲
誠可愧也然有
恃衿橫行不法
者則有忝秀才
二字矣

五箇兩字四箇
休字兩箇在四箇
四箇患字兩箇
無字四箇如字
總之以敗字辱
字戒石所詳
盡靡遺

行者。望汝努力。怠惰荒甯。放辟邪侈。此八字者。望汝深戒。不然。縱中三元。官一品。那直得一文錢。我言直中膏肓。爾其勒諸心骨。

孝睦房訓辭

呂坤

傳家兩字。曰讀與耕。興家兩字。曰勤與儉。安家兩字。曰讓與忍。防家兩字。曰盜與姦。亡家兩字。曰淫與暴。休存猜忌之心。休聽離間之言。休作生分之事。休專公共之利。喫緊在各求盡分。切要在潛消未形。子孫不患少而患不才。產業不患貧而患難守。門戶不患衰而患無志。交遊不患寡而患從邪。不肖子孫。眼底無幾句詩書。胸中無一段道理。神昏如醉。體懈如癱。意縱如狂。行卑如勾。敗祖宗成業。辱父母家聲。是人也。鄉黨為之羞。妻子為之泣。豈可入吾祠。葬吾塋乎。戒石具在。朝夕誦思。

訓子言

袁

黃字丁凡。浙江嘉善人。萬曆丙戌進士。官寶坻知縣。

禍福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乃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命

日日知非日日
改過反振二句
更緊切

知一族原是一
人之理自能敦
本睦族

未知若何。即命當顯榮。常作落寞想。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即現前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即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積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凡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為因循二字。耽閣一生。

彭氏家訓

彭端吾

號嵩螺夏邑人萬歷辛丑進士累遷山西道御史

父母只恐兒子有病。做不好底人。此念時時不放。人子亦肯時時不放。保此身以安父母心。做好人以繼父母志。便是至孝。

族中叔姪兄弟。與我原是一人。宜同體相看。決不可殘傷骨肉。傷骨肉。即如傷我祖宗一般。此念觸境當在。

父黨母黨。雖極貧不可疏遠。

姪自側坐。弟自隨行。舅與姑丈。俱父母行輩。豈可平席肩坐。外雖強顏。中心能自安乎。斷是不可。

家庭兄弟祇知天性之親無是非可言

今之人只一偽耳此道所以日非也

朋友屬五倫中。謂其有益。濫交則損矣。何貴得朋。休戚生死。是大關繫。凡遇親友。當弔當問。不可一刻少緩。相與密者。甯無小失。慎勿因其小者。遂忘平日大處。小固可怒。大不可忘。至於家庭兄弟。尤當並大小而俱化矣。

人只怕無志耳。有志決要做一番人。一生根脚。便從此豎起。人只一誠耳。少一不實。盡是一腔虛詐。怎成得人。

此身常置靜處。無論養德保身。治家讀書。俱有實益。日在鬧擾場中。並性靈汨沒了。有何實際。

古人惜寸陰。又惜分陰。謂時不可失也。人生能得幾少年。一瞬過矣。故及時最要。

一日未有實功。便自茫茫如有所失。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自能成事。

自真正儒術外。餘皆異端亂人。即謂修心修性。孔孟語無一句不在此中者。而何必外涉禪虛也。儒者而亦沈溺此。無問愚人矣。識定不妄趨。力定不妄移。自無歧路。所行自有指歸。故先養識力爲要。

窮厄時無節槩
即是卑陋小人

達不加窮不損
有此氣局決非
久屈者

炙手可熱處實
是冰山趨附之
必為所累
智巧不如人正
是忠厚處豈可
學人智巧自失
其美質

和須有介

窮厄時極能見人。凡有氣節不委靡者。到底必有成就。愈窮愈有節槩。方是男子。

人得意驕矜。我猶如是。無變態也。人失意委靡。我猶如是。不低眉也。善處得失者。其氣局寬舒。到底自有成就。

正堂堂。切勿曖昧。惟有羣衆耳目。最是難掩。只有我聰明會瞞人。人遂無聰明知我也。是非顯然在外。我不欺瞞人。人即常以不欺瞞人者待我矣。有錯。人自相諒。

炙手可熱處。慎勿與密。勢力未必能資我。我先自小多矣。且恐利未得而害隨之。

人有智巧。我不如人。此正是我稟來好處。切勿增添機術。失此孩心。與其生一箇喪元氣底進士。不如生一箇培元氣底癡兒。

即和易到極處。亦只是情意浹洽。而胸中涇渭。當自分曉。不可隨波浮沈。事來當先料理一著。明燭未形。先時整頓。只待事至纔理。便錯亂矣。

凡事須看力量可為否。如不能為。切勿勉強。無力強為。必至分外營求。不如

公議與衆論微
有不公之若
議謂之公議必
衆人之論未去
無私意也如去
衆人之弊則食
弊之衆人必群
起相抗如衆爲
當去雖犯衆怒
仍所不恤

快一時談笑無
論妄造即係真
確亦造口孽

省事之爲逸也。

凡行事看公議如何。如係衆論不可者。即止不爲。一件犯了清議。許多好事。解救不來。

急行無善步。緩一著。加一熟思。自是不差。

平居無事莫放閒。須是常習勞。即事來。人在慌亂。我安靜自如。往往見人臨事倉忙。只因閒時不先習勞也。

言語最宜減少。多言多失。寡言寡失。酒極則亂。尤宜忍默。量即能飲。亦不可過。謂其敗德致疾也。神愛清不愛濁。過飲則神濁性亂。安能作事。

今人只快一時談笑。不顧人家汗辱。損德莫甚於此。只爲是人閒好戲笑事。遂訛以傳訛。大率真少而僞多。婦女在閨闈之中。又不能一一爲辨。如未

有此事。而妄造此言。鬼神必陰殛之。非迂談也。凡有錯處。隨覺即改。如飾非文過。便一生無長進處矣。惟改過極是第一美事。人只一點便宜心。隨事便起。甯損己些。便宜讓他。就相安無爭了。

凡觸犯人傷心
之事不可爲亦
不可言

意外之禮不可
受意外之恩尤
不可受此等處
切宜婉言却之

微賤亦人也其
無知可憐憐其
賤尤可憐憐之
不暇而人虐之
豈復有子心哉
然執袴子弟恃
暴發戶往微賤
勢陵人而微賤

事不在大。最忌傷心。有一事加人。瞋憾一生不已者。當面唾罵可受。背後怨聲難領。

人有諷諭我者。必其愛我之甚。不置我於度外者也。當和顏以受之。彼樂於言。我得實益。

人有屈事加我者。聞之勿即忿恚。從容解之。氣度何閒適也。

凡人平日不相知。偶然以禮加我。必當審度。勿輕爲彼籠絡。無故私恩不可受。受則難酬。此之謂也。

人有冤抑不能自申者。能自爲解。即力解之。自家不能。又託人解之。此不必待人求我。若待求。便遲矣。萬勿隨聲附和。彼謂有此事。我亦謂有此事也。細人之言。多是萋斐。不可輕聽。中彼之計。而損我之明。

凡遇微賤人。就要真實寬容。即犯我。亦以恕他。謂無知也。我如震怒加之。彼烏能當。謂此輩有何不可陵虐。我亦陵虐之。是侮鰥寡之謂也。

可令官長聞其名。不可令官長見其人。不入公門。多少尊重。凡學中有事。以和立論。便可相從。如屬聚訟。多是血氣。不顧日後利害。即潛

者苦矣

潤富者未必專由傾害他人而來然亦不少潤富者盍自省之

濫與可以示豪華施慮難開善門人情若此可為浩歎

僕媪切不可多究食之害小生事之害大

衣服簡素既省費復惜福而歸於積德

藏不為儒怯。

人家豪華切莫艷羨。一家潤富不知傾害幾家。未學彼富。先學被害人矣。容足之外。皆為無用。古人謂昔之貧不算貧。只無立錫地。今之貧實是貧。已無立地錫。茲且有屋可蔽風雨矣。視地與錫俱無者。竟何如也。尚復營求廣廈為乎。

結納賞賚。寺親施舍。濫以與人。不如移之以助我窮親。施於目耳殘廢之人。為有實惠。

多一僕。多一累。但取勤樸者數人。切勿冗食。至於無賴之徒。狐假害人。敗名喪檢。莫此為甚。最宜亟戒。

各有名分。當守本等。城中不可乘馬。高張簷蓋。鄉間不可坐轎。亦當習勞。可任大事。

衣服簡素。即是一德。夏葛冬褐。乃其本分。吾家累世冠裳。不曾改先世布衣風味。此忠厚傳家之脈也。願敬守此。勿壞家風。

示淳兒帖

顧憲成

字叔時無錫人萬歷庚辰進士累遷吏部文選司郎中學者稱涇陽先生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諡端文

凡為父兄底莫不愛其子弟。凡愛其子弟底莫不願其讀書進取。目今府縣考童生。汝弟方病瘍。度未能赴。且年尚幼。正何須著急。汝則長矣。往年又曾經考過來。而今豈能不重以得失為念。然吾終始不願以汝姓名。一聞於主者。非忽然於汝也。汝質儘可望進步。吾又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耳。何以言之。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之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者箇字底行狀。至今讀之。尚為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人生窮通利鈍。即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熙熙攘攘。赴童生試底。那箇不要做秀才。赴秀才試底。那箇不要做舉人。赴舉人試底。那箇不要做進士。到底有箇數在。若是貴底。可以勢求。富者可以力求。那不會求底。便沒有分。造化亦炎涼矣。就我分上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賴天之佑。祖父之庇。幸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邱山之罪。猶然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阨窮以老。甚而有囚有竄。流離顛沛。不能自存者。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為汝干進耶。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汝

識得窮通利鈍
墮地即定自能
安分以守之

小人... 幾人哉... 勿壞也... 小學求始... 要作好人... 幾人哉... 勿壞也... 小學求始... 要作好人...

自家志向如何。若肯刻苦讀書。到得工夫透徹。連舉人進士也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又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即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箇布衣。都成了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舉人進士也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於此繹而思之。余其怱然於汝也耶。抑愛汝以德也耶。余其棄汝而不屑也耶。抑玉汝而進遠且大也耶。此意本欲待汝自悟。恐汝究竟不察。謬生疑沮。不得不分明道破。汝能識得。省多少閒心腸。省多少閒氣力。省多少閒悲喜。便是一生真受用也。記之。記之。無令吾言爲伯魯之簡。

家訓

高攀龍

字存之無錫人萬歷己丑進士以左都御史歸忤魏璫被逮先一日謁道南祠赴水死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做人底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智聖賢豪傑。只於此見得透。下手蚤。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喫虧即是便宜
此中頗有消息
盈虛之理惜悟
者幾希

理明乃能經世
而以讀書親賢
植其基

分言之庸與俗
稍有不同庸不
過平常而已無
識見無作為者
是俗則祇知富
貴勢利其心思
已入於小人故
與相暱必為小
人

小人無無才者

終身守此署可
為完人
此處世良規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真是可哀。吾為子孫發此真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

吾儒學問。主於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覺。墮於小人之歸者。可畏可畏。窮理雖多方。要在讀書親賢。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周程張朱語錄。性理綱目。所當讀之書也。知人之要。在其中矣。

取人。要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人。已未有不入於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相暱。與君子為讎。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看。吾見天下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

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忠信為本。自古君子為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才者。

以孝弟為本。以忠義為主。以廉潔為先。以誠實為要。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

一日不積即一日不善

語云平生不做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即此意

多說不如少說人或知之廣交不如寡交則知者鮮須知勢利之交雖多奚益道義之交難得其人

改過難知過尤難伯玉之賢至五十年始知四十年之非可見自知己過非時加內省不可

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也。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我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於人。結怨於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大小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遘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

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引醇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禍。常見己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

爲體面立崖岸
富貴者往往如
此而不知自增
罪過

財色二者人最
易犯而不知均
爲禍水

只見別人不是而已。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繇於此。

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爲非己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天壽折福。殃留子孫。皆由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身如白玉。一失足。即成粉碎。視此事如鳩毒。一入口。即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禍非分之得。故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見疊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樸素些。有何不好。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灑快活。但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得。泰然自得。衾影無怍。不勝於穢濁之富。

夤緣奔競皆由
不識分定之理

東修自好者罵
人不肯爲矧捉
人打人乎不特
冒險自輕自辱

百千萬倍耶。

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義命二字透。落得作箇君子。不然。空汗穢清淨世界。定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蔀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士大夫居閒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做。人若要做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人身項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爲賭博宿娼之事。清夜睨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遭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耶。况自家人而外。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強弱之故。妄陵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決不可拳打腳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樂善好施。天必佑之。自能化凶為吉。決不遭天禍。語云。明去暗來。信然。

切切為貧人計。算者自家決不。至貧也。

切切為生命計。算者自不忍恣口腹之欲。

此種人以終身不見為幸。有則避之。並戒子弟。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已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賸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為貧人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為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閒。何等苦惱。我卻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略不為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勿多肴品。兼用素菜。切切為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為善中一大功課也。

有一種俗人。如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漬。引入於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為損不小。急宜警覺。

付大兒茂蘭

忠信篤敬可行
於蠻貊而不免
見嫉於佞倖由
小人別有肺腸
也然君子終見
危授命

周順昌

字景文吳縣人萬歷癸丑進士累遷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乞假歸忤魏璫被逮至京下獄酷掠以死崇禎初贈太常寺卿

四月朔日渡江。一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郵夫販客。婦女兒童。無不攀車垂涕者。如焦頭爛額輩。如狼如虎。亦皆感恩而泣。不知何以得衆心如此。乃知忠信篤敬之果可行於蠻貊也。兒輩須從窮愁患難中。困心衡慮。苦志讀書。作第一等好人。方不負我之教。平居當閉門靜守。務使戶庭之內。肅若朝典。至切。如此世界。更須萬分謹慎也。

亡前一日手書誠子

李應昇

字仲達江陰人萬歷丙辰進士授南康推官天啓初徵授御史疏劾魏璫遂削籍尋逮下詔獄酷掠以死崇禎初贈太僕寺卿福王時追諡忠毅

付遜之兒手筆。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即吾不死之年也。汝生長於官舍。祖父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曠喜任意。嬌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

直言賈禍之臣
臨危無一語及
私倦倦於義方
之訓洵可風世

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囚服被逮。及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陵。此宜謙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不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之業。皆祖父母勤苦積累。且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只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儻嫁於中等貧家。須與莊田百畝。至於庶妹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安逸。謹其防閑。此恩義所關。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儻有上進之日。急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母百歲後。葬於我墓側。不得遠離。

諭子十則

呂維祺

字介儒河南新安人萬歷癸丑進士崇禎時授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罷歸尋復官分守洛陽流寇陷城不屈死贈太子少保福王時加贈太傅諡忠節

孔子十五志學。所學何事。爾宜思此志。力此學。不可悠悠放過。

立志要學聖人。不可僅以中人止足。亦不可竟以豪傑自命。

光陰可惜。時乎時乎不再來。

讀書要存心養性。明道理。處為真儒。出為名世。非為取科第之階梯而已。汝

宜知此意。

今人讀書。便只道做好官。多得錢。是富貴之士。決不可存此念。

時時用敬。常如父兄師保在前。必慎其獨。

凡遇財物飲食。不可存一貪心。異日必為清修之士。

言語飲食。一毫不可苟。

謙光有厚器者。必有大成。

親賢取友。自得其益。古之聖賢。未有不須友而成者。

諭子十則雖寥寥數語而立身之道已待人處世之

致友人書

賀逢聖

字克繇。江夏人。萬曆丙辰殿試第二。授編修。崇禎時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入閣輔政。加太子太保。尋致政歸。獻賊入楚。合門就義者二十餘人。福王時贈少傅諡文忠。

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丑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聯云。當年雞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使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祖父之澤也。先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初六始。十二月二十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於媵。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即在牀前。煙熏眼淚。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即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己酉館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揭曉。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勺酒。今日不念。忽為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奈何。亦曰罔敢作孽而已。不作孽奈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奈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飢死事小。寧無飯喫。切不可錯動了念頭。不

處富貴不忘貧賤者世有幾人

天下事皆起於
微故君子謹小
慎微

錯動念頭如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之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誠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舉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取。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慎微。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隄。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